

WENYILUNCONG  
WENYILUNCONG

文艺论丛



# 文艺论丛

·15·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探《锦瑟》.....虞 丹 ( 1 )
- 谈谈唐人的绝句艺术.....易朝志 ( 23 )
- 再说《长恨歌》.....周 天 ( 32 )
- 《白诗笺说》之二
- 略论李白诗歌的用典艺术.....添 汗 ( 90 )
- 《诗经》——周代奴隶社会兴衰的剪影···蔡守湘 王庆元 (102)
- 现实主义在汉代乐府民歌中的发展及其特征···费秉勋 (123)
- “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回顾和探讨···邓绍基 (135)
- 试论《文心雕龙》著作年代及其主导思想.....吴林伯 (152)
- 刘勰论文学上的创新问题.....吴世常 (163)
- 黄庭坚文艺思想探微.....程自信 (175)
- 兼论黄氏非形式主义的倡导者
- 评叶燮关于诗法的论述.....禹克坤 (188)
- 刘熙载《艺概》中的美学观点.....李玉铭 (200)
- 论文艺的美学特征.....王世德 (219)
- 金圣叹的小说美学.....叶 颢 (248)
- 小说评点研究之一

从人品到文品·····	于 民	(282)
——魏晋美学思想学习札记		
斯托洛维奇的美学思想·····	凌继尧	(306)
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	王金陵	(335)
拉斐尔小传·····	[法]司汤达著 甯 声译	(353)
小说《复活》中的人物心理分析 ·····	[苏]阿普尔斯卡娅著 韩 维译	(373)
关于存在主义文学论文两篇·····	薛立华 刘秉文译	(398)

## 探《锦瑟》

虞 丹

锦瑟年华散若尘，无聊恩怨负终身。  
虚传书论翩翩好，却使樊南作恨人。

——吴虞

### “一篇锦瑟解人难”

李商隐晚年有一首七言律诗《锦瑟》。诗如下：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若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首创一种《无题》诗体。《锦瑟》借用第一句头两个字作为标题，实非咏瑟，仍是一首《无题》诗。《毛诗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当诗人处于欲言而又难言的矛盾之中时，就创造了这种难以直言姑曲言之、难以明言姑隐言之的无标题诗歌，以

“寄其根而晦其迹。”李商隐诗集中还有不少“借题摭抱”、“托物兴怀”的咏史诗、咏物诗和游仙诗，也可以归进《无题》诗体。

《无题》诸诗，情深意苦，言约词微。其风格幽咽迷离，宛似浔阳江上琵琶声，“弦弦掩抑声声思”。这种诗，作之固难，解之更难。在艺术鉴赏中，似乎有这样一条心理规律，越是难解，解人越多。记得卜迦丘在《但丁传》中说过：经过费力得到的东西，要比不费力就得到的东西较能令人喜爱。这首《锦瑟》问世后，不知吸引了多少人来探微索隐。孟心史说：“自北宋以来，通人皆好解《锦瑟》诗。盖可疑已历千余年，诸公皆欲破此疑，而其疑益甚。”<sup>①</sup>后一句话，调子低，又带有几分讥诮。固然讥诮了前人，恐也讥诮了孟心史自己。

《锦瑟》流传了一千一百多年。从时间上说，宋离唐近。北宋初年，李商隐诗又吃香。宋人笺释《锦瑟》应该比后人近真。但从留存下来的宋人诗说来看，有如薛雪所说：“解者纷纷，总属臆见。”<sup>②</sup>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发凡中指出：“说诗最忌穿凿”，深中宋人说诗之病。刘攽是北宋的大历史学家，可是说诗却不懂严。他在《中山诗话》中，羌无故实，就断定“锦瑟”是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南渡前后的黄朝英，在《靖康缙素杂记》中，托名苏东坡，提出“适、怨、清、和”说，分别把瑟调的适、怨、清、和同《锦瑟》颔联、颈联对号入座。黄说：“山谷道人读此诗，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此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茗溪渔隐丛话前集》）那里是“曲尽其意”，分明是兴味索然。

① 心史：《李义山《锦瑟》诗考证》，《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

② 薛雪：《一瓢诗话》。《清诗话》，中华书局版，第684页。

相传李商隐有《杂纂》一卷，中有“杀风景”一目，列举了焚琴煮鹤、清泉濯足、花上晒裋、松下喝道诸事。似乎还应添上笨伯解诗一条。更妙的是，许颢把刘攽的臆度和黄朝英的穿凿串连起来，合成一说，又加上新的附会。许说：“适、怨、清、和，一作感、怨、清、和。令狐楚侍人能弹此曲。”此说一出，几成定诂。南宋的计敏夫沿着这条解诗路线走下去，在《唐诗纪事》中，坐实锦瑟为“令狐楚之妾”。李商隐依令狐楚多年。令狐楚抚爱之如子侄，李商隐事令狐楚如父师。纵然唐人风气“尚文好狎”<sup>①</sup>，但当时毕竟是封建社会，总还有一条不许逾越的礼教界限。解诗的人既要证实己说不诬，又要爱护李商隐声名，于是改口把锦瑟说成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的青衣，略为减轻了李商隐的这笔尚待查证核实的风流罪过。

七百余年前，大诗人元好问感叹地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人胡震亨误解了元好问诗意，在《唐音癸籤》中说：“盖谓义山诗用事颇僻，惜无人注释也。”其实，《锦瑟》使事用典，不冷不僻。元好问并非惋惜无人注释，而是针对宋人穿凿附会的解诗路线而发，独恨无人作出符合李商隐本意的解释，即作郑笺。

时间毕竟是一位有大权威的批评家，淘汰了宋人的牵合附会之说。从清初朱鹤龄笺本出来后，《锦瑟》诗的笺释进入新的阶段。经过三百多年来的探索，虽然《锦瑟》诗仍旧徘徊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但精义日增，迷误渐少。当然，歧说还不少。不过，归纳起来，从求解的方向上说，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主张“悼亡”说，一派主张“自伤”说。“悼亡”说的创始人是朱鹤龄、朱彝尊，继起坚守的有厉鹗、冯浩，近人孟心史亦从此说。“自伤”说的

<sup>①</sup> 张端义：“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贵耳集》卷下）

创始人是何焯，继起坚守的是张采田，近人汪辟疆亦从此说。两说相较，当以“自伤”说于义为长<sup>①</sup>。

正当《锦瑟》笺释工作渐入佳境时，斜刺里杀出一彪强人来。一九七四年“评法批儒”。“四人帮”在中国文学史领域中，也来一个以我划线，对我胃口的，封为法家，要扬；不对我胃口的，贬为儒家，要抑。真是匪夷所思！唐代诗人在一千多年后还要重新站队。自称“乾坤一腐儒”的杜甫，几乎要戴上儒家大帽子，姑念其还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两句诗，从宽发落，保护过关，定性为由尊儒到疑儒、轻儒，又由轻儒到倾向于重法的诗人。李商隐福从天降，被尊为法家诗人。诗随人贵，评价《锦瑟》的基调提到儒家斗争的高度。《锦瑟》定为永贞革新失败五十周年的纪念诗。“四人帮”的政治哲学是：有权就有理，权大理由大。跟“四人帮”走的中国文学史专家的研究哲学是：大胆假设，大胆求证，可以说，比胡适还要胡适。

李商隐有一首《梦泽》诗。诗云：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官厨为细腰。

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悲剧。当然，细腰悲剧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不过，现象后面有其产生的原因。只要这个原因没有消失，又会产生形式纵然不同而性质仍然相同的再一个愚蠢的悲剧。清人姚培谦读《梦泽》后说：“晋天下揣摩逢世。才人读此，同声一哭矣。”<sup>②</sup> 如果不怕犯把古人现

① 近人中尚有二说。一，岑仲勉认为：“余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与恋爱无关”；（《隋唐史》第244页）二，苏雪林认为，“我说《锦瑟》果然是义山爱情纪念之物，《锦瑟》一诗也果然是悼亡之诗，不过所纪念所追悼的，乃是他所恋爱的官嫔，和他自己的妻子毫无干涉。”（《玉溪诗谜》第102页）。

② 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卷14。



代化的错误的话，诗中的“满城娇”宛似风派才人，我以为。

## “悼亡”说质疑

“悼亡”说的创始人是朱鹤龄。孟心史说：“自清初朱长孺笺李诗，证以本集《房中曲》‘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之句，谓此诗寓意略同，是以锦瑟起兴，非专赋锦瑟云云，自后人始以悼亡一说此诗。”<sup>①</sup>

“悼亡”说的历史功绩是：抛弃了宋人的“令狐青衣”说，贡献了一种新的见解。“悼亡”说的历史局限也在这里。它只是抛弃了宋人的“令狐青衣”说，但没有抛弃宋人的穿凿附会的解诗路线。

《锦瑟》诗一开头，李商隐就把作诗主旨，一清二楚地交代为“一弦一柱思华年”。在“悼亡”说盛行时，清人何焯独具只眼说：“感年华之易迈，借锦瑟以发端，‘思华年’三字一篇之骨，三四赋思也，五六赋华年也，末仍结归思字。诸家皆以为悼亡之作。”<sup>②</sup>近人汪辟疆也指出：“第二句‘思华年’三字，即一篇眼目。”<sup>③</sup>如果“悼亡”说能成立，李商隐作诗主旨就应改成“一弦一柱思亡妇”。思华年可以包括思亡妇在内，但思亡妇不能替代思华年。

“悼亡”说遇到的最大困难就在如何把思华年同悼亡挂上钩，又能自圆其说。

最先解决这个矛盾的是朱彝尊。朱说：“此悼亡诗也。意亡者喜弹此，故覩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瑟本二十五弦，弦断而为五十弦矣。故曰‘无端’也，取断弦之意也。一弦一柱而接

① 心史：《李义山〈锦瑟〉诗考证》，《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

② 沈厚球：《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

③ 汪辟疆：《玉溪诗笺举例》，《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

思华年，二十五而歿也。”<sup>①</sup>

李商隐诗中讲到的瑟都指古瑟<sup>②</sup>。古瑟相传为五十弦。《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都说：“太(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朱彝尊说瑟本二十五弦，弦断而为五十弦，其根据并不充足。冯浩看到朱说有破绽，放弃了朱说。冯说：“素女所鼓，本五十弦。本集又云‘雨打湘灵五十弦’，则是言瑟之泛例耳。余初疑合两瑟言之者，尚误也。或谓以二十五弦为五十，取断弦之义者，亦误。”(文中引用冯浩说，见《玉溪生诗集笺注》，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以下同)

古瑟究竟是五十弦还是二十五弦？完全允许争议。考证错了，也不过是治学上的疏失。问题是朱彝尊来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解成李商隐妻“二十五而歿”。这个大胆的假设，引出一个大笑话。李商隐在开成二年(837年)或开成三年(838年)同王茂元女结婚。大中五年(851年)李妻病亡。如果李妻二十五岁病故，那末结婚时年龄似为十一岁上下。即使唐人习尚早婚，这也未免过早。

继起主“悼亡”说的人中，有些人在解释“一弦一柱思华年”时，仍旧执迷不悟，在数字游戏里打转。杨致轩解成“百岁偕老”。杨说：“琴瑟喻夫妇。冠以锦者，言贵重华美，非荆钗布裙之匹也。五十弦，五十柱，合之得百数。‘思华年’者，犹云百岁偕老也。”<sup>③</sup>孟心史指摘前人“即能定为悼亡之作者，亦从无明了之解释，正缘锦瑟与华年之关系，先自茫然，其余更无从道及矣。”他自己怎样解释“锦瑟与华年之关系”呢？他认为李商隐夫妇结婚时各年

① 沈厚棫：《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

② 李商隐诗集中尚有《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梦后作》：“逡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因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

③ 转引自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第493页。

二十五，两个二十五加起来就是五十。“夫妇各二十五，适合古瑟弦之数，因恒以锦瑟为嘉偶之纪念”<sup>①</sup>。但孟心史在论文中考过来，考过去，只考明了李商隐结婚时年二十五，而李妻年二十五结婚的根据却拿不出来。解诗原非解算术题。谁陷在“五十”这个数字的迷宫中，谁对于“思华年”的本义，总不免“先自茫然”。冯浩终于醒悟过来，一不测字，二不算命，老老实实地承认：“有弦必有柱。今者抚其弦柱而叹年华之倏过，思旧而神伤也，便是下文‘追忆’二字。前人每以求深失之。”

李商隐在《锦瑟》首联破题，交代作诗宗旨后，接着在颔联、颈联中用四组富有特征性的艺术形象来表现“思华年”之情。“悼亡”说用思亡妇来解释颔联、颈联，遇有扞格难通说不圆之处，不惜曲为之说，强作解人。于是，一步步错下去。

颔联上句“庄生晓梦迷蝴蝶”，用的是庄周梦蝶事。《庄子》内篇《齐物论》最后一段说：“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不难看出，庄周梦蝶事，同悼亡不搭界。在李商隐诗集中，梦蝶事数见。如：“枕寒庄蝶去，窗冷胤萤销。”（《秋日晚思》）“战功高后数文章，怜我秋斋梦胡蝶。”（《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无一用于悼亡。与李商隐同时的杜牧，在《寄浙东韩又评事》诗中用了梦蝶一典：“梦寐几回迷蛺蝶，文章应广畔牢愁”，也同悼亡无关。

主张“悼亡”说的人，怎样训释这一句呢？

朱彝尊抓住《齐物论》中“物化”两个字做文章。朱说：“蝴蝶、杜鹃，言已化去也。”<sup>②</sup>冯浩感到论据单薄，从《庄子》外杂篇

① 心史：《李义山〈锦瑟〉诗考证》，《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

② 沈厚棗：《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

《至乐》中，把庄周丧妻事引进到《锦瑟》中来，作为补充。冯说：“取物化之义，兼用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箕踞鼓盆而歌。义山用古，颇有旁射者。”冯浩的推理方法是：梦蝶丧妻两个典故，同在《庄子》一书之中。既然李商隐用了梦蝶，也会“旁射”，兼用丧妻。不过，曲为之说，必有漏洞，漏洞越补越多，顾此而又失彼。《庄子·至乐》中说庄周丧妻，毫不悲伤，鼓盆而歌。李商隐伉俪情深，即使使用事喜爱“旁射”，也不至于用鼓盆而歌来抒写悼亡之痛。

用“悼亡”说训释颌联下句“望帝春心托杜鹃”，宛如方榫头插不进圆榫眼。

“望帝”事见扬雄《蜀王本纪》，其中说：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有朱提女子，名曰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望帝如何同杜鹃拉上关系？有几种传说。一种传说很简单，说是望帝死后化为子规，蜀人闻子规鸣，皆曰望帝。一种传说较复杂，涉及桃色事件，说望帝以鳖灵为相治水，后与其妻通。悔恨德薄，不如鳖灵，委国授之而去。望帝去时子规鸣，蜀人悲子规而思望帝。综合传说来看，望帝是男性，有妻，且闹过桃色纠纷。如果硬要把望帝化鹃同悼亡联系起来，此典也只能用于悼亡夫，而不适宜用于悼亡妇。程梦星不深思，妄释为：“三四谓生者辗转结想，惟有迷晓梦于蝴蝶；死者魂魄能归，不过托春心于杜鹃。”①生者指李商隐，辗转结想，惟有迷晓梦于蝴蝶，这还勉强说得过去。死者指李商隐妻，魂魄能归，托春心于杜鹃，这就讲不通了。使事严用典切的李商隐，总不至于误男为女，颠倒阴阳。冯浩和孟心史大概是发现了这里面有性别纠纷，两人采取滑过去绕路走的办法。冯改说成“谓身在蜀中

① 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卷上。

托物寓哀。”孟改说成“乃言身方在蜀而心念妇嫠也。”①

“悼亡”说训释颈联“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二句，任意性更大，几乎是随嘴讲②。

朱彝尊说：“珠有泪，哭之也；玉生烟，已葬也。犹言埋香瘞玉也。”③程梦星说：“五六谓其容貌端妍，如沧海之珠，今深沉泉路，空作鲛人之泪矣。性情温润，如蓝田之玉，今销亡冥漠，不啻紫玉之烟矣。”④冯浩说：“盖下半重致其抚今追昔之痛，五句美其明眸，六句美其容色，乃所谓追忆也。木庵谓是哭之葬之，则接第七句必不融洽矣。”孟心史说：“五句言离别之悲，六句言会合之乐。义山生平就幕职，官卑道远，恒不携家，会少离多，踪迹如此。”⑤此外，还有人把“珠有泪”“玉生烟”释为“盖伤王氏子女多不成立”，离题更远了。

总之，“悼亡”说解《锦瑟》，用的是“我田引水”的求证方法，强诗就我，强诗中典故就我，强使作者的作诗意图服从于解者的解诗意图。这就不能叫做以意逆志，只能叫做以意代志了。

## “自伤”说近真

“自伤”说的创始人是清人何焯。他认为：“此篇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庄生句言付之梦寐，望帝句言待之来世。沧海、蓝田，言埋榼而不得自见；月明、日暖，则清时而独为

---

① 心史：《李义山〈锦瑟〉诗考证》，《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

② 张采田指出：“种玉、埋玉之解，皆误，不可从。冯注又引《录异传》‘吴王小女曰玉，抱之如烟然’事，以诂此句。夫玉乃人名，借作物用，诗家从无如此隶典者，况精纯如义山乎？尤纒纒矣。”（《玉溪生年谱会笺》第199页）。

③ 沈厚垓：《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

④ 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卷上。

⑤ 心史：《李义山〈锦瑟〉诗考证》，《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

不遇之人，尤可悲也。”①

在清代，主张“自伤”说的人不多。汪师韩解《锦瑟》的方向同“自伤”说一致。他认为：“《锦瑟》乃是以古瑟自况。”“世所用者，二十五弦之瑟，而此乃五十弦之古制，不为时尚，成此才学，有此文章，即已亦不解其故，故曰无端，犹言无谓也。自顾头颅老大，一弦一柱，盖已半百之年矣。晓梦喻少年时事。义山早负才名，登第入仕，都如一梦。春心者，壮心也。壮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鹃，已成隔世。珠玉皆宝货。珠在沧海，则有遗珠之叹，惟见月照而泪。生烟者，玉之精气。玉虽不为人采，而日中之精气，自在蓝田。”②

“自伤”说引起治李商隐诗的人重视，是在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问世后。张采田原持“悼亡”说③，后来改宗“自伤”说。他认为：“此全集压卷之作。解者纷纷，或谓寓意青衣，或谓悼亡，迄不得其真象。惟何义门云：‘此篇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其说近似。盖首句谓行年无端将近五十。庄生晓梦，状时局之变迁；望帝春心，叹文章之空托。而悼亡、斥外之痛，皆于言外包之。沧海、蓝田二句，则谓卫公毅魄久已与珠海同枯，令狐相业方且如玉田不冷。卫公贬珠崖而卒，而令狐秉钧赫赫，用蓝田喻之，即‘节彼南山’意也。结言此种遭际，思之真为可痛，而当日则为人颠倒，实惘然若堕五里雾中耳，所谓‘一弦一

① 沈厚瑛：《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

② 汪师韩：《诗学纂闻》。见丁福保辑《清诗话》。

③ 张采田原持“悼亡”说，谓“‘沧海’句指己，言流泪时多。‘蓝田’句指妻，言埋香日久。钱氏说可从，冯氏偏创异解，谓想其妻容体，何其陋耶？义山伉俪情深，然见之篇章，多以《无题》晦之，后人奈何加以轻薄也。”

又谓“此悼亡诗定论，首二句与结相应。‘五十弦’取其悲不可止，所谓追忆也。‘庄生’句暗用鼓盆义。‘望帝’句切蜀，时在梓潼也。‘沧海’句言对景流涕。‘蓝田’句言埋香日久，此所以使人追忆不禁而当时竟不料其至于此也。诸家异说纷纷，皆不可从，惟冯注最得。而其解后四句，尚有误会处，余为通之如此。”（《李义山诗辨正》，《玉溪生年谱会笺》第265—266页）

柱思华年’也。义门又谓：‘义山集三卷，犹是宋本相传旧次，始之以《锦瑟》，终之以《井泥》，合二诗观之，则吾所谓自伤者，更无可疑矣。’斯真定论，诸家臆说，亦可以少息也哉！”<sup>①</sup>张采田对颈联的解说，刻意推求，失之过深。有的同志讥其笺释李商隐诗，笔端常为令狐绹鬼魂所缠绕。虽然谑而近虐，但却入木三分。解诗当然要走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道路，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但是，诗中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更有言近而旨远者，“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sup>②</sup>

汪辟疆后出，博考众说，断以己意，更为精审。他说：“此义山自道生平之诗也。第二句思华年三字，即一篇眼目。庄生句，喻己功名蹭蹬，以彼其才，又似非终身郁郁下僚者，天为之抑人为之也。故用庄生梦蝶事以见迷离恍惚，而迷字已透露之。望帝句，喻己抱一腔忠愤，既不得信，而又不甘伊郁，只可以掩抑之词出之，即‘楚天云雨尽堪疑’之意也。沧海月明，喻清时，然珠藏海中，不能自见，以见自伤之意。蓝田日暖，喻抱负，然玉韞土中，不为人知，而光采终不可掩，则文章之事也。二语又从陆士衡‘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变化而来。然戴叔伦尝论诗之境界：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戴卒于德宗贞元五年，为义山前辈。此句又全本戴氏。详戴之言，则此句指其诗文又无可疑。末二句总结‘此情’，即上四句之情。成追忆三字，正与思华年相应。第八句仍不肯直说，以当时已惘然五字逆挽，为上文作不即不离之咏叹，益增惆怅矣。此诗精深

① 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第199页。

② 屈复：“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如‘月中霜里斗婵娟’‘终遣君王怒偃师’诸篇，寄托明白，且属泛论，此可知者。若《锦瑟》《无题》《玉山》诸篇，皆男女慕悦之词，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附会牵扯。”（《玉溪生诗意·凡例》）

又谓“诗之文义如此。若必言所指何人何事，谁能起玉溪于九原而问之哉？”（《玉溪生诗意》卷四）

华妙，而唐宋解者，最多亦最枝。元遗山、王渔洋皆有解人难之叹。盖未尝深思也。至冯孟亭谓《锦瑟》为悼亡之诗，当误从《房中曲》之锦瑟而言，不知与此无涉也。”<sup>①</sup>

经过何焯、汪师韩、张采田和汪辟疆四家的考索，李商隐作《锦瑟》的主旨，从历来的曲解、误解中解放出来，由晦而明。四家在解诗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颌联、颈联的笺释方面，尚有分歧。后来人的任务是：择善而从，继踪前进。

### 一生悲剧的艺术概括

李商隐一生坎坷，丰才啬命，位卑年促。正如崔珣《哭李商隐》诗所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李商隐毕生写了许多首自伤身世的诗。举例说：在托物兴怀的咏物诗中，他以桃李盛时寂寞、雪霜多后青葱的小松自负，以高难饱、恨费声的鸣蝉自喻，以漂荡参差、无枝可栖的流莺自况，以“天涯地角同荣谢，岂要移根上苑栽”的紫薇自解，以“无蝶殷勤收落蕊”的雨下牡丹和“忍委芳心与暮蝉”的野菊自伤。在借题摭抱的咏史诗中，他怜惜独擅才华的宋玉，亦用以自怜；哀怨魄如存的屈原，亦用以自哀。在云思雾想的游仙诗中，他以“上清沦谪独归迟”的圣女自恨，又以不施粉黛、只逞婵娟的嫦娥自矜。

这首《锦瑟》的特点是：它不仅是一首自伤身世的诗，而且是一生悲剧的艺术总结。《锦瑟》的首联和尾联，一起一合，前呼后应，点明作诗宗旨是思华年，伤往事。颌联和颈联是律诗的主体。李商隐在颌联中对自己一生悲剧作出了艺术概括，在颈联中又对自己一生悲剧的产生原因作了探索。在下面，着重对颌联和颈联作一些笺释。

<sup>①</sup> 汪辟疆：《玉溪诗笺举例》，《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



## 一，先释颌联。

颌联上句讲政治，讲宦海浮沉，不堪回首。“庄生晓梦迷蝴蝶”，实是李商隐对自己升沉多变，荣枯无常，啼笑难分的仕宦生涯，所作的概括。

我国古代诗人几乎都热衷功名，大诗人往往最热衷，不问政治的人实在少。在唐代，李白青年时就以“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以自负，一听到唐玄宗诏他入京后，就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的抱负更大，他“窃比稷与契”，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期。高逸如孟浩然，并非“文不为仕”，也是“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我们且莫嘲笑他们官瘾大。在那个时代，从政是历史赋予食于人而治人的士人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的出现，不是历史的谬误，而是社会大分工的产物<sup>①</sup>。大凡历史地发生的事物，只要有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就有它存在的历史正当性。

李商隐是寒士，自称“樊南穷冻人”。寒士无福象世家大族

<sup>①</sup> 恩格斯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又说：“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反杜林论》第179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在唐代，有一些寒士是不自觉地为了履行管理国事的社会职能而求官的。与李商隐同时的刘蕡在大和二年（828年）应贤良方正科的对策中说：“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当然，也有一些寒士，如唐末罗隐在《谗书·越妇言》中所讥刺的，在“饥寒勤苦时节”，“何尝不言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而在得志掌权之后，“向所言者蔑然无闻”了。